

artnet

在 繁忙的香港艺术周期间，展出一座可拆卸房屋不算是一件常见的事；这座既作为藏品又作为展览空间的房屋成为了这周的热议点之一，并被多位已经对艺博会审美疲劳的业内人士评为“年度香港艺术周最佳”。



“筑梦：经典艺术，建筑与设计”展览现场，贤艺汇Art Intelligence Global，香港，2025，摄影：Felix S.C. Wong

这座房屋实际上在艺术史及建筑史上大有来头。在南港岛黄竹坑的画廊空间中，建筑师让·普鲁维（Jean Prouvé）的设计与多位现当代艺术家的绘画雕塑打造了一场超越时空与地理位置的空间的对话。这是由贤艺汇（Art Intelligence Global）与Galerie Patrick Seguin合作的一场颇为独树一帜的展览：“筑梦：经典艺术，建筑与设计”（Modern Dreamers: Iconic Art,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筑梦：经典艺术，建筑与设计”展览现场，贤艺汇Art Intelligence Global，香港，2025，摄影：Felix S.C. W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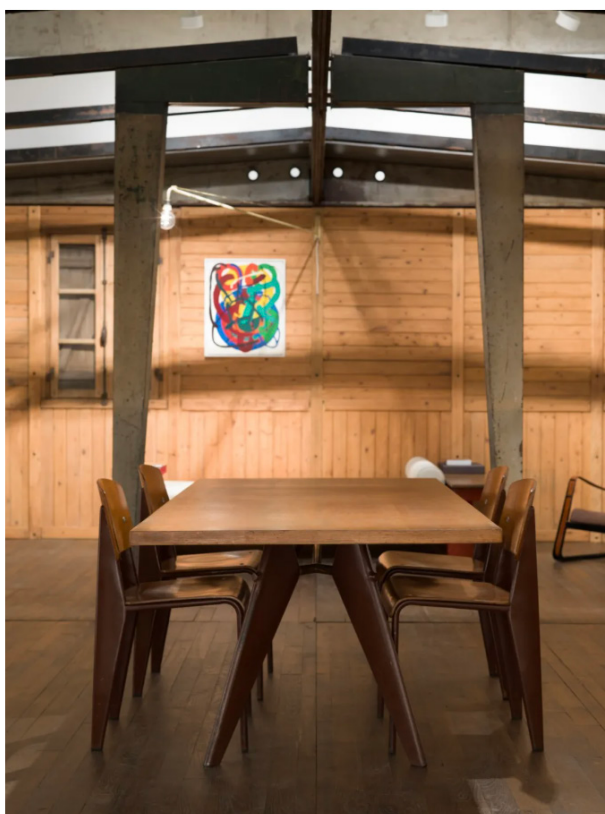
步入展厅，或者说，步入让·普鲁维1944年设计的6x6可拆卸房屋，它轻盈的结构允许自然光线穿透整个展览空间，创造出明晰的光影变化。周围环绕着普鲁维更多经典作品，而这位建筑师的家具——尤其是椅子——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设计藏品。





“筑梦：经典艺术，建筑与设计”展览现场，资艺汇Art Intelligence Global，香港，2025，摄影：Felix S.C. Wong

色彩温暖的棕色漆面506号S.A.M.桌子与搭配的305号大都市椅、首次公开展出的804号铝制桌子原型、墙面上精心悬挂着来自布克瓦勒学校的带舷窗面板……普鲁维的代表性轻盈的金属表面在空间中创造出微妙的反光效果，与同时展出的八木一夫的《黑陶兔》陶瓷作品、宫永理吉的白釉面石器作品《树荫下的光》、熊谷守一的《牡丹》等创作形成了材料、视觉表现与形式上的呼应与共通，由此工业设计与现当代艺术形成了整体的沉浸式体验。



“筑梦：经典艺术，建筑与设计”展览现场，资艺汇Art Intelligence Global，香港，2025，摄影：Felix S.C. Wong

这也展现了近期亚洲收藏家对整合美学环境而非孤立类别的偏好趋势——展出中的核心作品6x6可拆卸房屋由贤艺汇促成了日本酒店集团NOT A HOTEL的收藏，并计划安装在其东京总部，进一步模糊了艺术收藏与功能空间设计之间的传统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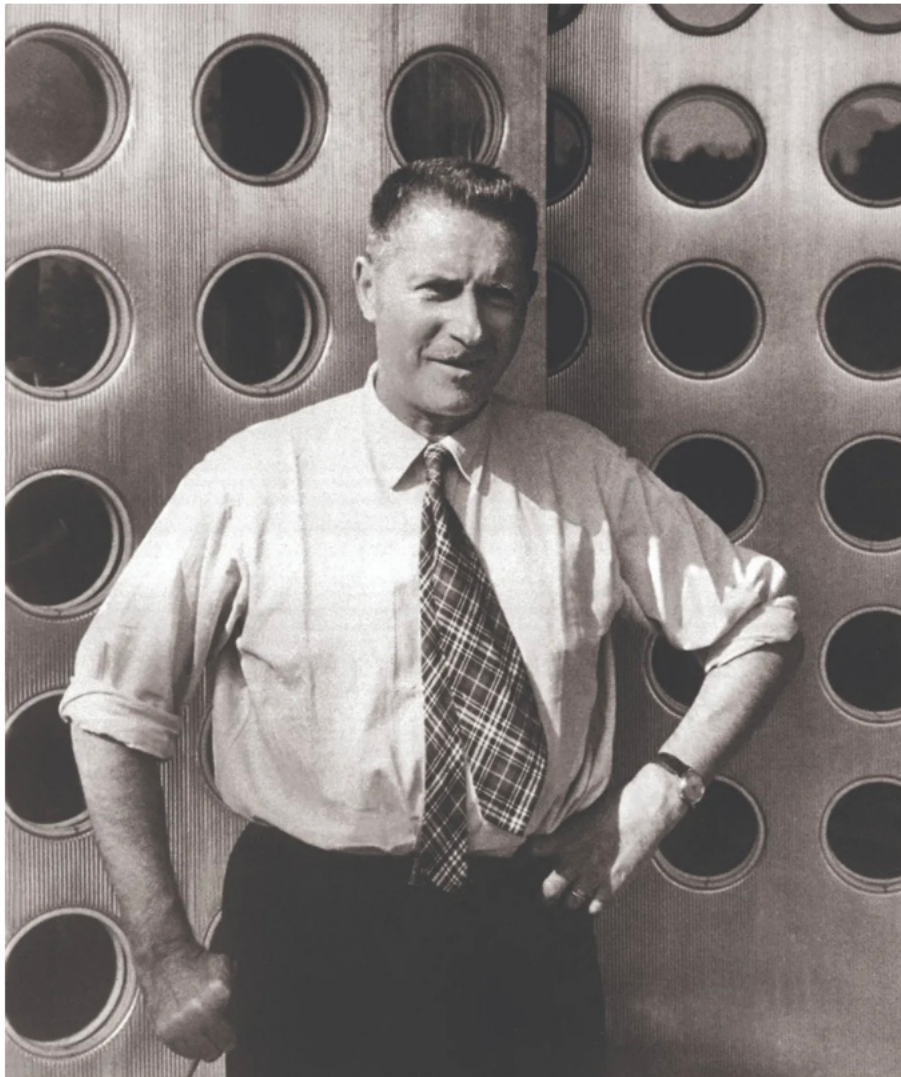
贤艺汇创始合伙人寺濑由纪（Yuki Terasa）与画廊主、藏家、本次普鲁维展览合作者帕特里克·塞甘（Patrick Seguin）都强调了普鲁维作品与香港环境的相关性：“他的‘形式追随功能’设计理念是作品永恒优雅的基础。可拆卸房屋最初是为二战后无家可归人群设计的紧急住房，高效且经济——没有多余元素，没有无意义细节。这在空间稀缺且设计必须高效实用的香港尤其能引起人们共鸣，可能也会提供有关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如何适应并使用空间的灵感。”



“筑梦：经典艺术，建筑与设计”展览现场，贤艺汇Art Intelligence Global，香港，2025，摄影：Felix S.C. Wong

这种功能主义美学在市场中同样受到追捧，普鲁维的标志性作品价格持续攀升。根据 Artnet 价格数据库，2024年6月“袋鼠”扶手椅以42万美元成交，“航空”桌达到37.2万美元。特别是他的建筑元素作品，如带舷窗的立面板，在皮亚萨（Piasa）的拍卖中以11.05万欧元成交，超出高估价58%，显示藏家们对其设计语言的浓厚兴趣。普鲁维的“Bahut n.150”橱柜在佳士得以17.64万欧元成交，超出高估价120%。寺濑由纪亦认为，“亚洲对家具和设计的需求逐渐增加，通过展示艺术、建筑和设计最高层次的交叉点和协同效应，我们希望开启关于类型和收藏习惯的新对话。”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构造者”之一，让·普鲁维的遗产不断被重新解读。艺术史学者常将其置于工业设计的脉络中，然而其作品——从标志性家具到革命性可拆卸建筑——已超越了传统分类。



让·普鲁维站在他位于南锡家的前门，约1955年，图片：Centre Pompidou – MNAM/CCI-Bibliothèque Kandinsky-Dist. RMN-Grand Palais

在展览期间，我们与帕特里克·塞甘（Patrick Seguin）聊了聊，他作为普鲁维作品的主要收藏家、推广者和权威专家，巴黎Galerie Patrick Seguin画廊的创始人，在此分享普鲁维作品的当代价值，设计、艺术和建筑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以及作为整合的美学环境的整体收藏。



艺廊主Patrick Seguin肖像，致谢Galerie Patrick Seguin

Q： 你的画廊在将让·普鲁维的作品重新定位于当代艺术的扩展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超越了工业设计史的局限。你的展览经常将普鲁维的作品与纯艺术对话，比如2013年在高古轩画廊举办的“卡尔德 | 普鲁维”（Calder | Prouvé）展览。能聊聊您对他的理解嘛？你认为他的建构逻辑与战后和当代艺术中的某些轨迹之间存在连续性吗？

A： 当我们在1989年创建画廊时，当代艺术和20世纪中叶的法国家具与建筑是我们的三个兴趣领域。我们很早就参加了诸如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和FIAC等主要当代艺术博览会，因此我们的收藏家大多是对20世纪中叶设计产生兴趣的当代艺术收藏家。因此，我们一直与当代艺术界有着更多的联系。例如，我们在2003年于纽约的索纳本德画廊（Ileana也是普鲁维的粉丝）组织了第一次在艺术画廊中举办的让·普鲁维展览，然后在2004年于洛杉矶的高古轩画廊举办。此后，我们在纽约、巴黎、伦敦、雅典等地与高古轩画廊合作了十多次。

让·普鲁维本人通过他的家庭和文化遗产（艺术家父母，南锡学派）与许多艺术家（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亚历山大·卡尔德[Alexander Calder]）是朋友。卡尔德-普鲁维展览也突显了这种关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认为让·普鲁维家具与当代艺术之间存在真正的协同效应。他设计的现代性和激进性与当代艺术完美匹配。



“筑梦：经典艺术，建筑与设计”展览现场，贤艺汇Art Intelligence Global，香港，2025，摄影：Felix S.C. Wong

Q：设计对象向“艺术对象”的本体论转变历来充满争议。你如何概念化普鲁维作品在当今艺术、设计和建筑的认识论边界中的位置？这种分类仍然相关，还是我们正在见证这些学科界限的完全消解？

A：让·普鲁维既不认为自己是设计师，也不认为自己是建筑师。他说他是一名“构造者”。所以，早在那时，他就模糊了这些类别的界限。

正如他所说：“家具和房子之间没有区别。”我认为这就是他如此现代和前卫的原因。作为普鲁维作品的收藏家，我以与当代艺术作品相同的方式看待他的家具和建筑。只不过我每天都使用他的家具并生活在他的建筑中。



《让·普鲁维：从家具到建筑——劳伦斯与帕特里克·塞甘收藏》封面，致谢Galerie Patrick Seguin

Q：他的作品现在越来越多地进入主要机构收藏，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到蓬皮杜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您在塑造普鲁维的遗产方面发挥了很重要作用。在您即将出版的书《让·普鲁维：从家具到建筑——劳伦斯与帕特里克·塞甘收藏》（Jean Prouvé: From Furniture to Architecture, The Laurence and Patrick Seguin collection）中，您的收藏被呈现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实体，而非静态档案。您的收藏包括数量众多的普鲁维可拆卸房屋——可以说是20世纪建筑中一些最激进的主张。所以，以这种方式“收藏”建筑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与建筑历史保护的规范以及当代艺术收藏相比？

A：我们在法国南部的物业上重建了七座这样的可拆卸房屋（Demountable Houses）。它们隐藏在栓皮栎和松树之间。当我在那里时，我每天都会去参观它们。我把其中一座布置成图书馆，一座作为健身房，一座作为狩猎和钓鱼小屋，第四座作为奇珍异宝的收藏室……我无法在我的物业上移动传统建筑！

普鲁维在许多人之前就对生态和环境产生了兴趣。他不要浪费，并说：“我希望一种不在景观上留下痕迹的建筑。”这些小型展馆被设计成可以快速组装，必要时可以拆卸并移至他处。

我们尽可能保持这些房屋的原始状态，同时改进隔热性能、防锈处理等，以给它们最长的使用寿命。它们是历史以及建筑和工业制造历史的见证。保存它们是一种责任。